

登山是一件让我真正喜欢、值得我把生命投入其中的事情。

自由有时像一种瘾，它会驱使你奋不顾身地冲破生活所带来地枷锁，伴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，去挑战生命的宽度和广度。

——严冬冬



山在那里 你在山里

严冬冬

性别：男
 年龄：28岁
 籍贯：辽宁鞍山
 毕业院校：清华大学
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系(2001级)
 职业：自由攀登者、自由职业翻译
 遇难时间：2012年7月9日
 遇难地点：新疆天山却勒博斯峰
 去世原因：登顶下撤途中坠下冰川暗裂缝
 荣誉：第一位登顶珠峰的清华学生、“金冰镐提名奖”获得者



很想问严冬冬，他心里最高的那座山，在哪里？

这位自由登山者，一定能给出与众不同的答案。

2012年6月19日，他发了最后一条微博，一条“在火车站退不了票”的普通微博，却得到了6434条评论。

评论里最多的，是一盏盏的红蜡烛。那是他留给人们最后的文字印记。

是的，他不回来了，永远留在他挚爱的皑皑雪峰中。

【寄语】

严冬冬代表着一种勇气，一种精神，一种对所追求的事业和生活的热爱。
 ——清华大学登山队队友赵兴政

关于攀登 “攀登就是他生命的全部”

有人曾跟他开玩笑，“你跟登山八字不合”。

那是缘于他在清华大学(登山协会)期间，参加了四次登山，却从未登顶。

对此，严冬冬腼腆地笑，不做任何辩解。

毕业后，登山队一些天赋更好的队员都隐退了，回到按部就班的生活里；严冬冬成了自由登山者，他找到了一生的爱好。

至此，老队员们把严冬冬称为“偶像”。

他的知交好友，了解“偶像”的生活。

曾因付不起房租，严冬冬在学校顶楼搭帐篷过夜。后来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租了间平房，不到5平方米，单人床占了大半空间，冬天屋里没暖气。

兼职翻译，是他登山的经济来源。他一天最多能翻译20个小时，27000字。

挨饿习以为常，他有时会翻箱倒柜地找硬币，数数能换几个煎饼吃，撑到下一笔兼职费发放。

一旦凑够钱，他就会去攀登。攀登包、冰爪、高山靴、安全带、头盔等装备，占了他稿费的一多半。

“冬冬是个非常纯粹的人，攀登就是他生命的全部。”挚友赵兴政把严冬冬称为“登山苦行僧”：他不抽烟不喝酒，“不喜欢让酒精麻痹意志”；他宣称5年内不找女朋友，“怕有牵挂，就像西门吹雪结婚后，剑法就有了破绽。登山很危险，我随时可能会挂掉……”

在整理儿子遗物时，严冬冬的父亲严树平发现，儿子床上没有枕头和被子。即便在家中，进睡袋入眠，也成了他的习惯。

关于风度 “精神不正常的程度”

他自小与众不同。在严冬冬就读的辽宁省鞍山一中，他的很多趣事还在流传着。

高中时迷上英语，他边走边大声喊英语。英语演讲比赛，严冬冬当主持人，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、衬衫，脚蹬偏大的皮鞋走正步上台，与他搭档的女主持差点摔倒。

一次课外活动，严冬冬弄破了校服，袖子几乎掉下来。他到教务处求助，一名女老师正在抽屉里翻针线，却突然听到订书机的声音，“咔咔”两下，订书钉扎进袖子里，严冬冬跑出办公室，几位老师目瞪口呆。

中学时代，严冬冬的口头禅是“怪”，他喜欢把一些同学唤作“某怪”。在同学眼中，这位智商超过150、从小学到高中一直读“特长实验班”、成绩长期占据着第一名的同窗“才是真的怪”。

他喜欢绕着操场单独跑步，每天30圈。即使在寒冬，也只穿单薄的外套。雨中奔跑，更是他少数几种畅快淋漓的享受之一。

有同学曾想象“要是天上下钱就好了。”严冬冬接过话：“钱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它不是人类的劳动产品，天上落下任何人类的劳动产品都比下钱管用。”

严冬冬不喜欢吃猪肉，在他的逻辑中，猪是一种懒惰的动物，而自己是“异常勤奋上进的人，自然完全容不下”。

他对风度也有着独特的定义：“精神不正常的程度”——疯度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对于别人的非议，严冬冬总会这样说，然后续上一堆在别人看来稀奇古怪的“严氏理论”。

“怪才”也异常勤奋，高中时做过的数学练习册，堆起来快赶上他的身高。2001年，他以鞍山市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。

关于自由 “我想要真正自由的攀登”

1.70米的身高，微胖的身体，先天条件并不突出“怪才”选择了攀登。

对于别人的玩笑，他不做辩解的另一面是：坚持每天跑1万米，“跑到肺都要跑出来的感觉”；野外拉练中，他的军绿色背包塞满砖头；他宿舍床的栏杆上，系着像蛛网一样的路绳。

这样，严冬冬在清华登山队又有了另一个著名的外号：小变态。

可“小变态”入选了北京奥运会火炬珠峰传递团队，成了第一位登顶珠峰的清华学生。

面对鲜花和掌声，他却不满意：集训只有单调的体能训练，几乎没有攀登与技术训练；训练方法陈旧、不科学；集训队里弥漫着功利性的竞争气氛。“我觉得窒息，我想要真正自由的攀登，不是这些东西！”

2009年，与英国著名登山运动员 Bruce Normand 合作，严冬冬登顶西念青冈5座未名峰。他找到了真正追寻的自由登山之路：阿尔卑斯方式。(阿尔卑斯方式是指登山者仅携带少量装备在短时间里完成登顶。)

严冬冬放弃了“像收集卡片一样”去拿下14座8000米高峰的目标，他不再重复别人走过的路。

2009年，严冬冬和搭档周鹏完成了妹妹峰中央南壁路线的首攀，把这条路线命名为“自由之魂”，这为他们赢得了世界级的“金冰镐提名奖”。2011年，严冬冬和周鹏一个月内在贡嘎山域开辟三条新路线，他们成为国内青年登山界的翘楚。

“登山是件与心灵有关的事。”严冬冬说过，每次登山都是与自己心灵对话的修心过程。在广阔雄浑的山间，找到内心的宁静，品尝到自由的甘美。

在日记中，他写道：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变得开放，对世界以及新事物的默认态度，处在从怀疑和敌视到好奇和渴望尝试的转变之中。

关于死亡 “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”

对于每一个登山者来说，死亡是不可回避的话题。

严冬冬曾直面死亡。2010年，在与队友赵兴政、李兰攀登云南玉龙雪山时，严冬冬从20多米高的岩面上坠落，与死神擦肩。

在撤回丽江的一间小客栈里，三四天里，他几乎不和人交谈，独自吃饭，睡觉，发呆，思索死亡。

同年，两名登山客在哈巴雪山遇难，严冬冬帮忙抬遇难者遗体下山。队友孙斌问他：“你害怕吗？”他淡然一笑：“有一天可能你听到山难消息，走过去扒开人群，看到那个人是我。”

严冬冬的最后一篇博文名为《免责宣言》，他说：登山永远都是攀登者自己的事情，真正的攀登者首先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作为成年人，如果我自愿决定参与某一次登山活动，那么应当为这一决定负责的只有我自己。

对死亡，从恐惧到淡然。严冬冬曾对队友赵兴政说，作为一名攀登者就一定会留在山上，那是我的宿命，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。

7月9日，严冬冬和队友周鹏、李爽登顶天山却勒博斯一座未名峰，下午6点多，下撤途中，在海拔4400米的冰川上，他掉入很深的暗裂缝，身体被卡住，周鹏和李爽竭尽全力，救援未果……

父亲严树平为儿子在天山上立了一块碑：“自由登山者严冬冬与天山共存”。

严冬冬曾经翻译过一首小诗：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，我不在这里，我不会逝去……

“当我掉进了冰裂缝，那是我住进了山的心里。”今年7月，在深圳举行的严冬冬追思会上，有人念出这样一句诗。

新京报记者 萧辉